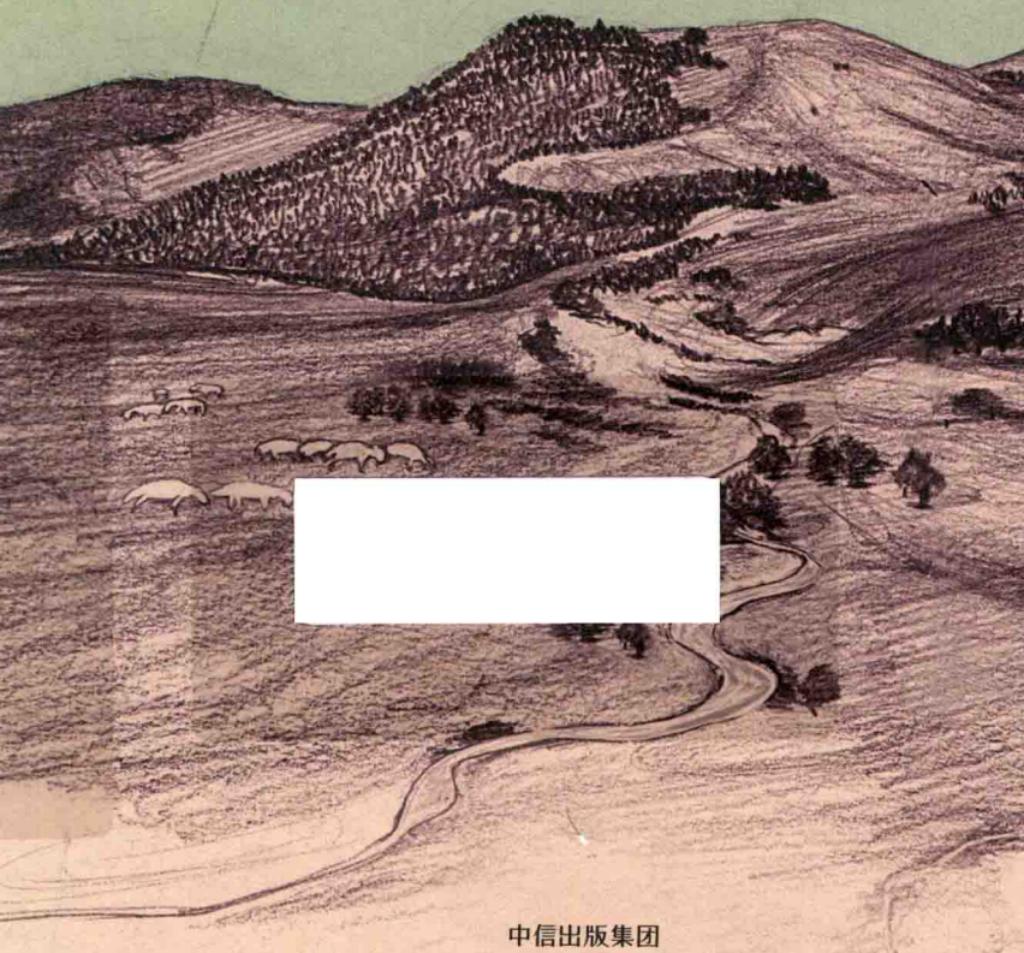


前山夏牧场

李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Goat trails

Early Summer

羊道

前山夏牧场

李娟——著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山夏牧场 / 李娟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7

（羊道）

ISBN 978-7-5086-7359-2

I . ①前… II . ①李…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2085 号

前山夏牧场

著 者：李 娟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4 字 数：221 千字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359-2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多年来我一直在机关上班，并不像绝大多数读者所认为的那样恣意地生活在草原上。而我的前三本书《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阿勒泰的角落》与《我的阿勒泰》也是在循规蹈矩的工作之余写成的，我笔下的阿勒泰，是对记忆的临摹，也是心里的渴望。但是从2007年开始，一切有所改变。

2007年春天，我离开办公室，进入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2008年，我存够了五千块钱，便辞了职，到江南一带打工、恋爱、生活。同时开始忆述那段日子，一边写一边发表，大约用了三年多时间。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些文字命名为《羊道》。最初，有对羊——或者是依附羊而生存的牧人们——的节制的生活方式的赞美，但写到后来，态度渐渐复杂了，便放弃了判断和驾驭，只剩对此种生活方式诚实的描述，并通过这场描述，点滴获知，逐渐释怀。因此，对我来说，这场写作颇具意义。它不但为我积累出眼下的四十万字，更是自己的一次深刻体验和重要成长。等这些文字差不多全结束时，仍停不下来，感到有更多的东西萌动不止。

新疆北部游牧地区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最为纯正的游牧民族了，他们一年之中的迁徙距离之长，搬迁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关于他们的文字也堆积如山，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产方式、住居习俗、传统器具、文化、音乐……可是，知道了这些，又和一无所知有什么区别呢？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于是，我深深地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蹑手蹑脚地生活于其间，不敢有所惊动，甚至不敢轻易地拍取一张照片。希望能借此被接受，被喜爱，并为我袒露事实。我大约做到了，可还是觉得做得远远不够。

由于字数的原因，《羊道》分成三本书出版，恰好其内容也是较为完整、独立的三部分，时间顺序为《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这三本书各围绕扎克拜妈妈家迁徙之路上的一块牧场，展示着我所看所感的一切。想到能向许多陌生

的人们呈现这些文字，真的非常高兴。又想到卡西那些寂静微弱的梦想和幸福，它们本如浩茫山野里的一片草叶般春荣秋败，梦了无痕。而我碰巧路过，又以文字记取，大声说出，使之独一无二。实在觉得这不是卡西的幸运，而是我的幸运。

最后感谢所有宽容耐心地读我、待我的人们，谢谢你们的温柔与善意。我何其有幸。

李娟

2012年6月

目录

自序

-vii

冬库尔

邻居

-003

另外两家邻居

-017

生活又开始了

-029

宁静的地震

-039

牛奶的事

-049

泡泡糖事件

-059

馕的事

-069

家务事

-079

影响

-089

茶的事

-099

从城里回来的人

-111

宁静悠长的下午时光

-127

冬库尔的小伙子们

-137

斯马胡力的世界

-151

女孩子们的友谊

-161

寂寞舞会

-179

为了拖依

-197

六月的婚礼

-209

赛马的事

-227

狗的事

-233

阿依努儿家

-245

我和扎克拜妈妈的一天

-257

突然间出现的我

-277

去上游串门

-289

清洁的生活，富裕的肥皂

-303

索勒，索勒！

-313

好姑娘加孜玉曼

-325

酒鬼

-335

小母亲

-345

生病的黑牛

-355

苏乎拉传奇

-365

卡西的同学

-379

路上生活

-391

即将离开冬库尔

-403

去吾塞

-417

冬 库 尔



邻居

在那个被我称为“我的夏天”的那片辽阔的原野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山羊。它们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还有的是黑白相间的。它们在草地上跳跃奔跑，发出清脆的叫声。有时它们会聚在一起，互相嬉戏打闹；有时它们则各自为营，各自寻找着食物。它们的身体虽然不大，但动作却非常敏捷。它们的蹄子非常有力，能够轻松地攀爬陡峭的山坡。它们的视力也很出色，能够在广阔的视野中发现危险并迅速躲避。它们的耳朵非常灵敏，能够听到远方传来的任何声音。它们的鼻子也非常发达，能够嗅到空气中隐藏的各种气味。它们的尾巴短小而有力，能够在奔跑时平衡身体。它们的四肢强健，能够在崎岖的地形上灵活地移动。它们的皮毛柔软而有光泽，能够在寒冷的天气里保暖。它们的眼睛非常明亮，能够在黑暗中看到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牙齿非常锋利，能够在坚硬的岩石上咬出缺口。它们的爪子非常锐利，能够在松软的土壤上挖掘洞穴。它们的喉部非常发达，能够在呼气时发出低沉的叫声。它们的肺部非常强大，能够在奔跑时提供足够的氧气。它们的心脏非常有力，能够在剧烈运动时泵出大量的血液。它们的大脑非常发达，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判断。它们的神经系统非常发达，能够在快速反应时发出准确的指令。它们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能够在各种病菌面前保持健康。它们的生殖能力非常强，能够在繁殖季节内产下许多后代。它们的寿命虽然不长，但它们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它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它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快乐。它们的存在让这片草原变得更加美丽和生机勃勃。

夏天到了，牧场上的山羊们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它们在广阔的草原上奔跑跳跃，追逐嬉戏。它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谷之间。它们的足迹遍布整个牧场，留下了一条条清晰的小路。它们的粪便散落在草地上，为这片土地提供了宝贵的肥料。它们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格外美丽。它们的影子在草地上拉得长长的，仿佛是它们的守护神。它们的身影在蓝天白云下显得那么渺小，却又那么坚韧。它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乐趣和激情。它们的存在让这片草原变得更加美丽和生机勃勃。

在冬库尔，爷爷家驻扎在我家南面两公里处的白桦林里，西南面一公里处则是烦人的老头儿恰马罕家。我们刚到冬库尔的那天下午，驼队路过恰马罕家门口时，照例接受了他家儿媳妇端上的酸奶，照例没放糖，照例酸得我鼻塞。

当时恰马罕坐在门口的阳光中，用小刀认真地削着一截木头，不晓得在做什么，旁边一大堆工具。后来才知道是在削斧头把子。可能他特喜欢做斧头把子，家里只有一把斧头，把子却削了一大堆。

恰马罕身材高大，衣着朴素干净。他大声地和扎克拜妈妈打着招呼，然后又扭头额外向我问候，夸奖我骑得很好，还说全县的汉族人里都找不到比我骑得更好的了！这话真是令人既不敢相信又沾沾自喜。两个小小的孩子站在他身后害羞地看着我们。毡房后面的白桦林清凉而明亮。一个灵活的高个子男孩迈开长腿跃过林间纵横交织的细碎溪流，正往这边跑来……此间安宁愉悦的生活场景看在眼里，动人极了。因此对这个邻居老头的第一印象极好，觉得他从容又明朗，有隐士一样漂亮的风度。

此外，恰马罕的两个孙女（都剃着光头，一开始我还以

为是两个男孩)也让人记忆深刻。

那天下午我们一到驻地，就饿着肚子忙乎起来，想赶在天黑之前住进毡房。卸完骆驼后，我赶紧去打水，然后支起炉子准备生火烧茶。可驻地位于山谷中央一块突兀的石头小坡上，附近很难找到现成的干柴。妈妈说要进东面的森林背柴，我一个人又不敢进陌生的林子。卡西和羊群还没有赶到。妈妈和斯马胡力眼下忙得一塌糊涂，除了要搭建毡房，还得修一个新的小羊圈。要是夜晚来临之前小羊入不了圈，有可能一个晚上就跟着大羊跑光了。毕竟来到了新地方，羊群还不熟悉环境呢。最糟糕的是，眼看着原本阳光灿烂的天空，转眼又飘过来一大团阴云，很快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正发愁呢，突然看到山坡下有两个小孩子慢慢吞吞走了上来。正是刚才经过的恰马罕老汉家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四岁模样，一个五六岁模样，都小得令人心生怜意，此时却是我们的大救星啊——大的拎着一只红色的暖瓶，小的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餐布包裹。

我们大喜，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聚拢过去。

哈萨克牧人不但会为路过家门口的驼队提供酸奶，还会为刚搬到附近的邻居提供食物和茶水。多好的礼俗！

这时，大的那个先走到地方。她找了一块平坦的空地小心翼翼地放下暖瓶，生怕没放稳当，还用手晃了晃，挪了挪，然后转身去接小妹妹手里的餐布包。可这一转身，脚后跟一踢，啪啦！哗啦！——银光闪闪的玻璃瓶胆碎片炸裂满地，浅褐色的香喷喷、烫乎乎的奶茶在草地上溅开……刹那间什么也不剩了！

亏她之前那么谨慎，小心了又小心！

我们第一反应是太可乐了，便大笑起来。转念一想，有什么好笑的！又冷又饿又下着雨，茶也没的喝了，真是糟透了！于是纷纷垮下脸哀叹。

但叹了一会儿气，还是觉得好笑，忍不住又笑了一阵。

想想看——两个小孩子，加起来恐怕不到十岁，拎着这么重的东西，四只小脚丫辛辛苦苦穿过山谷和黑森林，走了一公里多的山路才把东西送到，结果都到了地方却前功尽弃……真可爱。

叹完笑完，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实在没多余工夫理会这两个孩子。再说她们显然也不需要什么安慰。突然遭遇意外，两人一时都愣住了，倒也不害怕，也不哭，只是有些不知所措。两人站在一片狼藉的事故现场，呆呆地想啊想啊。

最后老大把没了瓶胆的暖瓶空壳拾起来，往地上磕一磕，磕掉瓶胆残渣后，一手拎壳子，一手牵妹妹，回去交差了。嗯，很好，还知道换一个新瓶胆还能接着用。

好在她们回去是不会受到责怪的。家长既然放心让年幼的孩子承担家庭义务，就决不会因为他们办砸了事情而加以责骂。顶多会可惜一下那只暖瓶吧。

茶没了，食物还在。我们手头的事告一段落后，解开餐布摊开在一块平平的大石头上。啊，全是新鲜的包尔沙克！于是你捏一个我捏一个大口吃了起来。只有斯马胡力还在抱怨没有茶水。

半个多小时后，两个孩子的母亲亲自来了，拎着另一只蓝色暖瓶。她身怀六甲，行动有些缓慢。打过招呼后，她笑着说，好在家里有两只暖瓶。

这次两个孩子又跟着来了，那么远的路，也不嫌累。她俩一点儿也看不出愧疚的样子，仍然是最初我们在恰马罕家门口见到时的模样，害羞而安静。

按礼俗，我们接受了别人食物上的帮助后，一闲下来就应该赶紧回礼，顺便送还暖瓶和餐布。但当天晚上干完所有的